

刊叢學文代現

Heinrich von Kleist:

Prinz Friedrich von Homburg

子 王 堡 渾

著特斯來克

譯白秋毛

行印局書華中

序

湖 (Thun) 中的得羅則阿島 (Delos-Insul) 去叫了一個漁夫的女兒來同過歡樂的生活。這一年五月二十日寫了一封絕交書，與威廉米涅絕交。本來是孤零寂寞的他，因此連唯一的愛人也失去了。

從吞湖中過島上生活的時代起，他懷着極大的抱負，鉤心鬥角地寫一篇悲劇叫「羅伯基斯卡」 (Robert Guiskard)。因為他憤恨當時的文壇，一例專謳歌只求形式美的古典主義，忘却了日耳曼民族特有的個性的內容美，想使兩者調和，他遂著了一篇融合希臘的運命劇與莎士比亞 (Shakespeare) 的性格劇的大作，一舉而從歌德 (Goethe) 的頭上把詩壇的桂冠奪下。老詩人薇蘭 (Martin Wieland) 曾聽他朗讀這篇稿本的一節，驚嘆着說道：「若是能照這樣的成績完成全劇，那末可補充歌德席勒 (Schiller) 所未能填補的德國文學的缺陷，堪稱曠世的大傑作。」可惜他廢寢忘食一連寫了五百天，三次改作自己都不能滿意，把三次的稿子統統都燒棄了。因此在悲觀之餘，竟罹了半年的重疾。這篇劇始終未完成，後來只在 Phoebus 雜誌上登載

了追記他創作時的記憶的零散的短篇而已。

「許洛分許坦家」(Die Familie Schroffenstein)是他在「基斯卡」以前着手著作的一篇五幕的悲劇。但因為他全副精神都注射在「基斯卡」之上，對於這篇悲劇不甚關心。他在與瑞士的文士們縱談文藝的席上，把這篇尚未完成的稿子朗讀給他們聽，很博得了他們的讚賞。因為受了他們的慫恿，決心先把這個劇本完成，但他的魂魄已爲「基斯卡」奪去，沒有餘裕可用全力從事於這劇，使之達到完璧。最後的部分與夫出版上的一切都委託了友人擔任。因此劇中的事件前後發生矛盾，前四幕寫得很好，到了第五幕便成爲狗尾續貂了。

一八〇四年他到哥尼斯堡(Koenigsberg)，因遠親瑪麗(Marie von Klotz)是一個在普魯士宮廷中有勢力的婦人，由她的說項，從盧伊則女王(Koenigin Luise)每年賜他六十金路易(Louisdor)的文學獎金。他在哥尼斯堡心裏比較安寧了。他一生只創作了一篇，而且在缺少喜劇的德國文學中要算最

大的傑作的喜劇「破壺」(Zerbrochener Krug)便是這時完成的。他又改作了摩利爾(Molière)的「安菲特利溫」(Amphitryon)。

小說「米哈厄爾科爾哈斯」(Michael Kohlhaas)「奧侯爵夫人」(Die Marquise von O)「聖多明谷島的婚約」(Die Verlobung in St. Domingo)「智利的地震」(Das Erdbeben in Chili)等都是一八〇四年至一八〇六年間的傑品，這些作品情節像戲劇一般的發展，敘述遒勁，實可稱為德國散文界的寶玉，不能單作劇作家的餘技看待。

一幕二十四場的浪漫的悲劇「盆忒息利亞」(Penthesilea)是和他的內面生活交涉最深的作品。主人公盆忒息利亞的苦悶即是他爲要奪取歌德的榮冠苦心著作「基斯卡」，一面壯志難酬的苦悶的象徵。

一八〇七年到德勒斯登(Dresden)住在席勒的友人剌爾涅爾(Theodor Koerner)的家裏和剌爾涅爾的養女攸理阿涅孔則(Juliane Kunze)發生了戀愛，但因為他的專制的要求又使兩人的關係破裂。據說五幕劇「海爾

布琅的刻特亨」(Kæthele Von Hildrungen)裏所描寫的絕對服從的理想的女性，便是他藉此以消遣其失戀的煩惱，兼以教訓攸理阿涅的。

名譽的桂冠既已絕望，在情場中又復失意的他，把全身的精神都移注在爲拿破崙而瀕於危亡的祖國的運命上，或是獻詩於帶領奧國軍的卡爾(Karl)大公，或是發刊愛國主義的雜誌「日耳曼」(Germania)上。他極端憎惡拿破崙。五幕劇「赫爾曼戰爭」便是把對於拿破崙的敵愾心與對祖國的愛國心加以戲劇化的作品。

最後的最圓熟的劇本便是現在所譯出的五幕劇「渾堡王子」，這也是以武士氣概爲題材，鼓吹愛國精神的一部作品。

一八〇九年七月剛剛要恢復勢力了的奧軍又在瓦格拉木(Wagram)大敗後，克萊斯特也就意氣沮喪，翌年在柏林發行晚報，攻擊政府優柔不決的政策，但後來又陷於不得不停刊的窘境。他對於自己一身既已絕望，他最愛的祖國，其運命又日趨險惡，因此他所冀求的只有一死了。他一見友人的

面，便要求他們和他一塊兒自殺。正在這時經友人的介紹認識了一個會計官福吉爾（Vogel）的夫人亨利厄忒（Henriette Vogel）。因為音樂的趣味增進了兩人的友誼。但亨利厄忒因罹着不治之病，抱着厭世的觀念。有一天在福吉爾家裏，二人合奏了一曲音樂，正奏到美妙之境，克萊斯特忽然放出奇矯的話說道：「這真好得使人恨不得要用鎗打死你」（Das ist zum Tötschiesseschoen）。亨利厄忒默默地只把他的臉凝視了一回。等奏好了曲子，對他說道：「若是此刻你說的話是真實的，那末就請你用鎗打死我。不過現在的男子，已不管什麼一言既出驢馬難追的了，想你不肯打死我的罷！」「那裏話，我是堂堂的男子漢，會打死你的。」

一八一一年十一月二十日他兩人到柏林的近郊汪則湖（Wannsee）畔的一家旅館裏，在各的房間裏，大概寫了一夜的遺書罷。第二天早晨，喚人把這些信送往柏林，二人談笑自若。在晚秋的湖畔閒步。喚女茶房拿兩杯咖啡到一個綠茵滿地的小丘上，二人怡然欣賞附近的明媚風光。不一會女茶

房到湖邊去洗杯子，大吃一驚，亨利厄式兩手放在胸上仰着天倒在地上了。一粒子彈從她比心臟略高一分的地方穿過。她的前面，克來斯特像跪的姿勢伏着。一粒子彈，從他口裏進去一直穿到腦裏。大概是他先打死了她，再把手鎗銜在口內，攀了機頭的罷。兩人都沒有苦痛的表情。薄倖的天才戲劇家克來斯特的三十四年的短促的生涯就此閉幕了。在湖畔寂寂立着的他的墓石上，刻着這樣的文句：

他曾在黑暗的厭惡的世上

生活過，歌詠過，苦悶過。

他在此求死

發見了不死。

菲塞 (Vischer) 把藝術家的一天稟分作三種。第一種，自然流出的東西不必費苦工夫，即成藝術的，這是「天才」 (Genie)。第二種，能以自己的力量開拓自己的進路的，這是「能才」 (Talent)。第三種，雖有優秀的天分却無圓滿

的表現手腕的，心有餘而力不足的藝術家，這是「一部分的天才」(Das Partielle Genie)。舉例來說，像歌德即是第一種，席勒，赫伯爾 (Hebbel) 即是第二種，克來斯特即是第三種。部分的天才的藝術家是藝術家中最悲慘的藝術家。而且藝術家之中這樣的藝術家很多。若是給他生了一雙不銳敏的眼睛，那末他只看了事物的表面便滿足了，把表面的現象寫出來便白鳴得意了。沒有什麼懷疑沒有什麼不安。可是部分的天才的藝術家觀察事物時非穿心入髓以窮其極，決不能自制的。非把這些事物的根底的現象描寫出來決不能自滿的。但是他的手却沒有眼能幹他因此焦躁，苦悶。不過在焦躁苦悶的時候還是自己對自己沒有絕望的時候。一到了他的銳敏的眼睛，不留情的看破了他自己。他自己看得自己分外的弱小無能。到這時候他已完結了。對於外界一切都抱不平，對於內心又痛感到自己的無力。生的煩惱不堪忍受。所以論克來斯特自殺的動機，固然有體質性格，人情世故，祖國的運命，生活的困難種種原因，但這看破了自己的悲哀，也是不可漏去的一種動機罷。

關於克萊斯特在德國文學中的地位，許多批評家意見各殊。卡爾濟根（Karl Siegen）在他著的「海因利希·奉·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中斷說「克萊斯特是歌德席勒以後的德國最大的詩人。」考斯道夫衛得力（Gustav Wehly）在「戲劇家海因利希·奉·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der Dramatiker）的序言上說「這小冊子是對於德國最大的戲劇家海因利希·奉·克萊斯特的崇拜。」斷定克萊斯特是德國最大的戲劇家。在已略能認識戲劇家克萊斯特的真價的今日，像濟根所見，認克萊斯特是歌德席勒以後德國最大的詩人，固無人再有異議。雖有異常的天稟的才能，然因被天生的性癖與四圍的事情所礙，不能作成像席勒一般完成的戲劇的克萊斯特，若像衛得力一般，把他擡在席勒之上，這也未免崇拜得過分了。對於克萊斯特評價得最適當的是厄勒塞爾（Arthur Eioesser），海格勒爾及康拉德（Hermann Conrad）三個人。厄勒塞爾在他的「海因利希·奉·克萊斯特」的第五頁上說「克萊斯特是我們戲劇家中，最戲劇化的戲劇家。」

海格勒爾在他的「克來斯特」的第七頁上說克來斯特是「普魯士的最
大詩人，德國人中最直截的戲劇的天才。」康拉德在他的「人及詩人的海
因利希·奉·克來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als Mensch und Dichter)的第
四頁上斷說「克來斯特是往古來今的最大詩人之一，至少在天稟的才能
上，是德國最大的戲劇家。」總之看破了克來斯特的戲劇家的真價的批評
家都一致承認他是德國的最徹底的戲劇家最雄偉的戲劇家。克來斯特的
作品，不特限於戲劇，連小說書函抒情詩等一切都是用了戲劇的筆法寫的。

本篇渾堡王子是克來斯特的第一傑作。這是他看見了某畫家畫的大
選帝侯與渾堡公會見的畫，由此得了暗示而執筆的。完成的時候是一八一
〇年三月起。初他想獻於盧伊則女王的。但盧伊則在這年的七月便逝世了。
於是他想以黑森渾堡家 (Hessen-Homburg) 的公女威廉 (Wilhelmin) 爲其新保
護者，但計畫終於失敗，連擔任出版的書店也找不到。當時因爲正是普魯士
復興熱最旺的時代，像本篇以軍人爲材料，描寫着富有人情的如渾堡一樣

的主人公的作品，不爲一般人所歡迎，也是當然的事。

本篇的動機和情節，確有若干不備之點。但全篇的堂堂的姿容與美麗的血肉堪稱無比。人物以簡素的筆致描寫得極其生動。內心的微妙的移動，歷歷如畫。全篇都漂流着像高原的湖水一般的幽澹的感情，這是從葛敬普、遍性的詩人的心坎裏滲透出來的。在絢爛的魅力底下却有使人感到一種沈寂的冷冰冰的心情的地方。這是克來斯特所獨有的性質，這種靜寂的觀照，客觀性，正是他雖在外面的生活上不絕地感到動搖失望，而在內面的生活上却已替了魂靈的淨化的結果。這作品一般有這樣一個批評，說渾堡對於死的恐怖到一轉而下丁願服法的決心，其間的徑路很不自然。但海格勒爾說道：「若是平凡的有勇氣的將校，那末誰也能以更從容的態度就死了。」這是我們所承認的。不過這並非從更偉大的真勇而來的，是從威受性的窮乏而來的。一瞬間的自失不足以表示懦弱，却足以表示倒後再起的真的力量。」

毛秋白

渾堡王子

人物

夫里德利希·威廉。勃蘭登堡的選帝侯。

選帝侯夫人。

公主娜塔利·奉·奧刺年。選帝侯的姪女，某龍騎軍團的首領。

元帥得夫林。

王子夫里德利希·奉·渾堡。騎兵司令。

上校科特微支。公主奧刺年的軍團的幕僚。

赫寧克斯。步兵上校。

伯爵特羅克斯。步兵上校。

伯爵霍亨索倫。選帝侯的隨員。

騎兵上尉奉·得爾·哥爾支。

伯爵革奧爾克·奉·許巴棧

許特蘭支。

栖克夫里德·奉·墨爾拿。騎兵隊長。

伯爵洛易斯。

一騎兵上士。

將校，伍長，騎兵，廷臣，女官，侍童，差人，從僕，及男女老幼百姓等各數名。

第一幕

舞臺：

非耳柏林，古代法國式的庭園，背面爲城，有一石階可由此下達庭園。——夜。

第一場

渾堡王子頭不戴帽露着胸坐在榆樹下，半睡半醒地，在編一個花環。——選帝侯，侯妃，娜塔利公主，霍亨索倫伯爵，哥爾支上尉及其他人等悄悄從城中出來，在石階的欄杆上向下瞧他。——侍童們拿着火把。

霍亨索倫伯爵 我們的勇敢的青年渾堡王子，三天以來，站在騎兵的先鋒上，敏捷地追擊了敗逃的瑞典軍，今天纔氣也接不過來地重新到了非耳柏林的本營裏來了。是不是大王命令他的，叫他只能在此耽擱三小時作爲餵馬的時間，餵過馬立刻再出發到哈刻爾柏爾格去，攻擊胡蘭？
吉軍他們已想在立痕河邊取包圍的陣勢了。

選帝侯 對了！

霍亨索倫 他集中了全部的騎兵中隊的隊長，並命令他們依計在晚上十點鐘從這城裏出發。他發出了這道命令，就像獵犬一樣喘氣地，把他疲憊的身子倒在稻草上，爲準備拂曉時的戰爭，略把疲憊的四肢休息一下。

選帝侯 這我已聽見過了。後來怎樣了呢？

霍亨索倫 既定的時刻一到，全部的騎兵都騎上馬踏破城外的田地，整鞍待發。然而指揮官渾堡王子還不見來。於是大家拿了火把燈燭找尋這位勇士的行蹤。——結局找是找到了，大王猜猜是在什麼地方找到的？（從侍童的手上拿過火把來）你瞧，像夢遊病（一）者一樣，坐在那張檯上。說來恐怕你決不相信，他在睡眠中被月光誘到那邊去。他像他自己的後輩（二）一般，在夢境中爲他自己編製華美而光榮的花環呢。

帝侯 什麼？

霍亨索倫 真的，你聽他坐在那邊（從石階上照王子）

選帝侯 他睡着麼？不會的！

霍亨索倫 睡得很熟，試呼呼他的姓名（三）看，一定要倒下地來的。（一會兒）

選帝侯夫人 這青年有點病罷，我可斷說。

娜塔利公主 非叫醫生替他診察不可——

選帝侯夫人 應該替他設法，這不是給他開玩笑的時候。

霍亨索倫（把火把還給侍童）他並沒有病，慈悲的貴婦人們，我可對上

帝賭咒，他比我還強健。明天在戰場上交鋒的時光，瑞典人便會感到他

比我更強健的。這不過是他精神上一種不好的惡習。不是我胡說。

選帝侯 實在從前我還當是假話。——大家跟我來！我們仔細地去瞧他一

瞧看（均由石階而下）

廷臣（向侍童們）把火把拿開去！

霍亨索倫 不打緊，不打緊，朋友們！縱使火把成了火海，他也不會比他戴在

手指上的金鑲鑽更能察覺的。(衆人圍住王子，侍童們用火把照他。)

選帝侯 他在編什麼葉兒？——是楊柳葉(四)麼。

霍亨索倫 什麼，你說楊柳葉，大王！這是桂樹啊！他在柏林的武器庫掛着的
勇士的畫像上曾看見過這種桂樹的。

選帝侯 在這不毛的沙地他從那裏找來的？

霍亨索倫 這只有正義之神知道了！

廷臣 大概是後園裏的罷。那邊園丁還種着別的許許多多的植物呢。

選帝侯 這真奇怪，但這有什麼用呢。我知道呀，是什麼東西攪亂了這青年的
胸懷。

霍亨索倫 呀——你說什麼。他在想明天的戰爭啊。他已在心目中看見了

占星者占定了他的勝利，已替他自己在個勝利的桂冠罷。

(王子注視花冠)

廷臣 已個好了。